

调查记者胡展奋写随笔,第一篇算起的话,也三十五年了。新星出版社要给他的“随笔三十五年”出一本精选集,他知道了既惶恐又高兴还不满。

国内随笔名家多多,精品多多,他怕他的“精”徒有其名而贻笑大方。这是实话。

高兴的是他的随笔总算有出版社“精选”了。人谁没虚荣。于是就像旧时的深闺怨妇,既想幽会又要牌坊,七十岁之前想给自己树一个流派,不亦人之常情乎。

但他对自己非常不满。天下文章,比他好的,为什么恁多!尤其写随笔的,笔绽莲花,才高八斗的多到爆棚。鼠标一点,无非人生华妙,绣口一开,即见世象纷披。歌颂天地造物的,挥毫立就万类之瑰丽;索骥心灵微观的,遣笔尽显神明之深邃。或严父慈母的懿言嘉行,或乡党闾里的古井微澜,或市廛百态的荣枯盛衰,但凡人间的悲欢离合,灵肉升降;业界传奇,衣冠优孟,那些妙笔无所不窥,无所不及,他因此而常想,含英咀华的本事都传了他多好!

虽然是实话。也符合人性。但他是个真小人,而且无疑。

事实上,此人最先什



且共从容 (篆刻) 姚杰

红砖砌起黄泥糊就的地锅,也是乡村土地上长出的灶头。

一根圆滚滚的木头,有我的小腿粗,被塞入灶的口腔,熊熊燃烧着,长长的一段露出灶外,耷拉在地面,像一头偏沉的跷跷板,又像一截伸出的舌头。

灶上,村头铁匠铺子一锤一锤敲制的白铁皮锅小腹便便,咕嘟咕嘟地翻腾热浪,浓酽的香气丝丝缕缕地溜了出来。

圆木舔着无数猩红的舌头,奔跑在灶的口腔。巨大的热情顶开了锅,漾出了血沫,雪白的羊油被激化,与山泉水叮咚撞击在一起,很快升腾融化,这是真正的水乳交融,彼此深入对方,没有一丝破绽。

猛然,地上传来轰然倒塌的声音,在夜的山村,这声音被无限放大,听上去有些惊心动魄。是燃烧的圆木不可抑制地喊出了快乐,旧岁最接近土地的神经颤栗了,沦陷了,旧与新正以这种热烈而平淡的方式,等待崭新的钟声敲响。我往灶里塞了塞圆木,火星噼啪四溅,让我想起乡间“打铁花”的游戏。抬头看天,星星闪烁如斗,密密匝匝,仿佛是被打铁花的汉子抡圆抛撒上了天空。天上的星星与地上的篝火互相呼应,天空与大地之间因此变得如此亲近,合二为一只硕大无朋的蚌,太阳、月亮和星星,甚至火苗,都是它次第吐出的珍珠。开始我们谁都不说话,有圆木在替我们说,这是它的盛大节日,在燃烧中绽放。我们坐在这个真实的夜晚,与时间一分一秒地成长。

圆木渐烧渐短,羊肉汤热情高涨,

么也不是。矿山附近爬出来,突然做了记者,并且在南京东路的《康复》杂志上班,左“文汇”,右“解放”,南边还有“大壶春”。从天天鸡鸣狗盗、荒原野墅,到天天德大牛排、外滩钟声,他不能不信主宰人之一生的是命运。

也因此他做新闻非常投入,上手就是调查记者。得过各类奖,先后获评“腾讯”“南周”年度人物。故,尽管其言行时有放诞,但有的事毕竟不能胡扯。不是说啥都有记忆的吗。

不是说人生除了生死就都是擦伤吗,但随笔也不是容易的。说“重新”,是因为当年他第一篇见报的文字就是随笔。

第一篇随笔《快乐的逗号》据称是1987年的秋天写的。之所以记得真切,是因为那年的9月他母亲离世,此文就是悼母的。

随笔大抵是散文的一种。之所以叫“随笔”,有人以为可以“随便写写”或“谁都能写”,展奋以为大谬不然。须知随笔真正写到“随便写写”而羚羊挂角,踏雪无痕,乃是随笔的天花板,所谓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,只是看起来“随意”而已,其实正如王羲之的无上书法,貌似天心直达的背后,焉知不是日日苦练而把一泓池塘妥妥写黑的旷世奇功。

如此的见解是否暗示胡展奋的随笔写得很好呢?当然不是。他是一个原生新闻的,写随笔本来就是抢别人生意,半路出家,应该识相。

但其人习惯大言不惭,就姑妄让他再来几句。

随笔无非考校发现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恢复可以装私人电话了。1982年,我刚参加工作,想申请装部电话。

装电话是件非常新鲜时髦的事,大家都算过一笔账,传呼电话传呼一次3分,打一次4分(也不便宜,是吃一副大饼油条的钱了),而装电话有月租费好像是5元,算经济账无论如何都是不合算的,况且大家家里都没有电话,你去打给谁呀?还不是要打对方的传呼电话?但我想要装,就是想装,理性不起作用。

初装费一百元,电话机市场上是没有卖的,全部统一由电话局出租,式样分两种,一种老式拨盘胶木的,一次性租费5元,新式塑料按钮式的15元,我选择了5元老式的,为何选老式的,好像还是为了省几个铜板吧,心里绝对觉得新的塑料按钮式好看。

隔壁邻居和我同龄,在我装了

力、整合力、表达力。因为新闻出身,展奋认为发现力最重要,内在的发现,外在的发现;在场的发现,不在场的发现。没有敏锐的独具的发现,“整合”就是洗稿,“表达”就是炫技。发现,还得有格调,在他,随笔应该就是带上海视角、上海格调的“一个上海人”的发现。

本书入选的,顾及各个时期,1987年至今,前十年少些,中间十年稍多些,最后十七年最密集,基本出自“南周”“笔会”“夜光杯”以及新民周刊的专栏,恰好印证了他调查新闻越做越少,随笔越写越多的曲线。只是没有标注发表时间。有点遗憾。

书分三辑,他最看重的是那辑“人间世”,里面尽是他的情感宣泄——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,搞调查的要那么丰富的情感干什么?按他们的“生意经”:一、不和调查对象为友;二、调查结束立刻脱离现场;三、不和当地发生任何经济往来——他应该是

那些骨头、羊肉与杂碎一道沸腾着上下翻滚,像冲刺在波浪中间。

天亮了。圆木终于燃烧殆尽,灶内留下一地灰烬,灰白色,厚厚的,像一床暖和的纯棉被子。

汤止沸了,侧耳贴着铁皮可以听到最后的喧哗和热情正在一点一点地退潮,一切即将挺进平静。

掀开锅盖,冲天的热气席卷了我,让我猝不及防,一下子吸入了那么多又醇又热的香气,忍不住转身一连打

围汤守岁

简默

了几个幸福的喷嚏,就像那匹贪婪地嚼着肥美的水草、惬意地喷着响鼻儿,急于与同伴分享欢愉时光的马儿。

这是鲁南枣庄抱犊崮山区的乡村守岁。临近除夕前几天,我的高中同学立成从老家打来电话,说:“来吧,到山里和我一起守岁,我养的小狗羊也膘肥体壮了,我请你喝羊肉汤。”立成是一个务实的农人,骨子里却不乏浪漫。他的话陡然勾起了我的兴趣,我骨子里残存的浪漫,隔着牛绳一样蜿蜒的山路,响应着立成的浪漫。“我请你喝羊肉汤”,一句再普通不过的话,却扎根于民间和生活中,表达着特有的地域性和饮食意义,不论对远客还是近客,传递的都是热情与随意。

从火烧起到熄灭,经历了黑夜到黎明,这个过程的参照物是一根长长的圆木。我一直与立成守望着地锅,

夜光杯

之后没几天,听见他在“喂喂喂”打电话的声音,哟!他也装了!我去看看,居然是部红色塑料按钮式的,好看,我有那么一丝丝的羡慕嫉妒恨,哦,那时还没有这个

由一部电话机想到的

词,但这种感觉是一样存在的。

唐朝,以胖为美,现在人以骨瘦如柴为美,以白为美,雪肌精涂了又涂,而海滩边却有一拨美女晒着日光浴。丰乳霜已经不够意思了,打针最快,可也有人,她们要平的,要不穿内衣,穿着T恤骑着单车迎风贴胸的感觉。赵薇的大眼睛楚楚动人,电影《后来的我们》上映7小时票房过两亿,周冬雨小眼睛的传情表演功不可没。当年的喇叭裤是时尚青年的标配,有“砖家”当时论证说,由于喇

个寡情的人。也许这也属于“上海格调”——无情生意经,有情始做人。

“上海格调”,东西方文化的优化结晶,我们都知具有极丰的内涵和极高的段位,本书三辑,只是努力向往着“上海格调”,而后者更像真理,地平线上,你只能永远地接近、再接近,却无法包养它,更无法穷尽它。

他应该感谢著名摄影家雍和提供的作品让他离“上海格调”又近了一步。

向往着可望不可即的“上海格调”,展奋时显尴

一只好奇的蝴蝶翩翩飞过,闪着光,停留在荷兰“梵高美术馆”。突发奇想,何不用《梵高书信集》中第一人称的口吻,来解读他的画作呢。特别是眼前这幅著名的《盛开的杏花》。

看看这棵杏树,几乎没有叶子,只有繁密的花朵,娇媚柔弱地占据着枝头。看看这天空,幽蓝、深邃,一种具有梦幻特质的色彩。一时之间,震撼不止,激动、惊讶和欢喜,不请自来。哪怕离我最近的这一簇,也开出了三五朵,花瓣与花蕊轻轻

确切地说,我们是在围一锅羊肉汤守岁。此刻,面对因为农民工纷纷返乡而有了人气滋润的这个小山村,我们都是枝繁叶茂的消息树。起初我们都沉默着,不知不觉地,我们说起一些过去的话题,这些话题与圆木燃烧的气息相匹配,它们都藏在陈年往事中。如今,用木柴火和山泉水煮羊肉汤的馆子几乎没有了,主要是怕费事,耽误不起那工夫,面对踏破门槛的外来客和送上门的钞票,那些撒在城市街道、乡镇路边和乡村大集像羊蹄印一样的羊肉汤馆和摊子,谁还会有闲心和耐心从容不迫地守着一根长长的圆木,从黑夜到黎明地煮一锅羊肉汤呢?立成正在做着保持水土的努力,挽留住那些即将消逝的东西,这更需要定性与坚守。

“写景是不能用成语的。”这是沈从文先生在批评一位当代作家时说的话。同样,煮羊肉汤也是不能用焦炭和自来水的。

一根长长的圆木从燃烧到成灰,是时间与火候在慢慢等待和细细呵护;而一锅山泉水从平静到沸腾,最后归于平静,是羊在一板一眼地洗濯与清洁灵魂。一锅这样的羊肉汤,从平平淡淡开始,到平平淡淡结束,不仅是一种生命状态的隐喻,也在不分阶层、不论贫富地温暖和熨帖着平等的胃。

十日谈

过年回家 责编:吴南瑶

叭状形态有金字塔的稳重感,产生了视觉美感,那当今如秋裤般的紧身裤,“砖家”又如何解释呢?

差点被我当垃圾处理掉的那

夏书亮

部胶木老式拨盘电话机,近年来我工作室白相的时髦男女,都喜形于色,争相用它当道具,拍照片,我也拿当静物道具,画了油画。

好看难看,是无解的,视觉是会疲劳的,我不是“砖家”,这只是我的认知。反正每当我吃了奶油蛋糕后,就想好吃点咸菜,或者来点榨菜。

天天看当代艺术的朋友们,回过头来,是否也想瞄一眼我的老式油画呢?

我认为上海有两个上海,一

尬。我给了他一个响亮的头塔:有谁在乎你的尴尬呢?没看到每个人都急着说话,每个人都没把话说完吗?

没听说人生忽如寄,莫负茶、汤、好天气吗?都快古稀了。歇阁来!

(本文为《上海格调》序)



盛开的杏花

范婉

地抖动。

这棵盛开的杏树抵挡了我的视线,站起身,暖风把窗帘一角掀了起来,那是我和这棵杏树构成的生命体外面的一种波澜起伏的生活。我总是在变,一种情绪,发自内心、嘶哑不清的,同时又是昂扬的,像金丝雀那样清脆的歌声,取代那些枯燥无味的描绘——一板一眼,太刻意了!太理智了!这样是没法描述那种转瞬即逝的爱恋时刻的。

我说过我要画一棵杏树。这棵杏树生长在河岸边,那些花朵,在蓝天的映衬下,那么恣意地怒放。画面摒弃了以往的张扬和执拗倔强,显得那么平和安详。但我分明看见,有许多小小的火焰,迤逦散布在纵横交错的枝条上。这棵树,繁花满枝。既没有过去,也没有未来;只有时间光环中的这一瞬间,我的侄子小文森特出生了,多么令人愉悦的一瞬间。我望着春天里这棵盛开的杏树,眼睛不禁湿润了。

整个世界都在浮动和旋转——地上的花树,天上的云彩。我透过花枝望向天空。当柔风吹散云彩,蓝天就会变得纯粹。如果蓝天能够永驻不逝,如果杏花能够永远绽放,如果此刻可以永远存在……

水边肥沃的草地,到处都是玫瑰花和鸢尾花,也有岩石和蝴蝶;一种带斑点的大蝴蝶。如果把随波逐浪的诗和胡思乱想相融合,相信总会有一些景物值得你去描画,甚至每天都会激起不同的涟漪。生命就像这棵杏树一样会生长年轮,也会像这棵杏树一样,花叶飘零。我心中多么悔恨之前发生的桩桩琐事,诸多不顺和彼此分离,因了这我甚至没法去看望那个才诞生的可爱婴儿,生活竟是那样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束缚。我只能呆坐在奥维尔疗养院的花园里。我等待着,我倾听着,什么也没有来临,什么也没有。我

个是外滩、陆家嘴那边的上海,称之为“大上海”一点不错,高大上,而躲在梧桐树后面飘着咖啡香的,是另外一个上海,那是“香海”。我的个展“书亮画说‘香海’”中有6幅描画“香海”的油画,我比作是穿“双排钮西装”似的不合时宜,但从自媒体的一句句评语、一张张合影、一条条短视频反馈来看,居然大受欢迎。印证了陈丹青在展览前言中写道的:“步入晚年的上海人必会会心于他的画,平日爱在梧桐老街流连徜徉而点一杯咖啡的时髦青年,应该也会喜欢的吧。”

受宠若惊,展览成了过去,成了回忆,我爱“香海”,手中的笔不会停,等等我,我会在不远的以后用胶木的拨盘电话来叫你,来来来,我双排钮西装又穿好了,我又要开展啦,还是“香海”!我心中的香海。



上海故事 (中国画) 洪健

绝望了。生活把我给毁了。当我说话的时候,既没有赞同的声音,也没有反驳的声音。这里有诞生,那里有死亡;我总是这样忙忙碌碌,不停地画画。现在,这一切就要结束了。我再不会用手去抚摸那些花朵,那些向日葵,以及从果园的围墙上折射下来的阳光了。推开窗户,一群乌鸦以怎样的嘈杂一哄而散啊!你应该听得见那种翅膀振动的噼拍声和啾呀声。“那条路是你要走的。”有人说。“我要走的是这条路。”我喊道。怀着绝望,我眺望着那片群鸦飞过的麦田。我的一生,包括盛开的杏树——这些全都是幻影,乌鸦的尖叫声,如云雾一样消长不定,辉映着金黄色的麦田,时而飘到这边,时而飘到那边。我带着图画本,描绘的只不过是些幻影。可笑的是我一直沉迷其中,孜孜不倦地做着有关幻影的笔记。

在展厅,有一只装饰华丽的镶木橱柜,由木匠亨德里克·维里达格于1790年制作的传家宝,他是文森特和提奥的曾祖父。它如此特别,只因后来被用作存放文森特送给弟弟的数百幅画作。里面还保存了近千封文森特的信件,满载他关于爱、梦想和幸福的诠释。

为什么我不能写完我正在写的这封信?因为我的卧室里总是凌乱地摊放着未写完的信。提奥,每当我与你在一起的时候,我觉得自己是属于最有绘画天分的人的行列的。我浑身充满了青春的欢悦,充满了对即将发生的事物的敏感。我仿佛看见自己干劲十足像只蝴蝶绕着花朵乱转,还试图像蜜蜂一样嗡嗡地钻进绯红的花萼,使得整棵杏树回响着轰隆隆的声音。那样的我,将是多么的自信勇敢又快乐啊。

我不想再和其他人搅和在一起,我喜欢的路上偶遇的农夫的凝视;是在农舍里想要拥抱着蹒跚学步孩童的母亲凝视;有一天我也会那样陪着小文森特学步。另外,让我高兴的是,过不了多久,在大黄蝶围着蜀葵花飞舞的午后,我的弟弟就会到来,他就站在那棵杏树下。